

國子監志

國子監志謹增例言

一盛典應增輯也謹案監志一書前於乾隆四
十三年奉

敕編纂採入四庫全書別類分門極典文之賅洽尊
師重道仰

謨訓之周詳亙古獨隆萬世所宜遵守惟是編纂告成
而後

高宗純皇帝創建辟雍重排石鼓校刊十三經
聖學神功隆儀疊舉今擬敬謹增載揚

大烈而勵學宮嘉惠益徵美善焉

一體例應由舊也伏查前次纂輯監志悉秉

高宗純皇帝睿裁詳畧有制鉅細畢張洵挈編摩之要
領著纂輯之良規矣此次臣等謹遵前志體例
凡

廟學制度官師事例皆據現在所行直書其歷年
更定有關稽核者仍詳載以昭明備

一原委應會歸也洪惟我

朝稽古右文

聖相承有加無已此次增纂各志謹擬依事順敘如

祀位統於

廟生徒總於學

講學紀於

辟雍

親祀冠於禮志以及

諭

御製均依類各志分載其有關涉兩類者謹編卷首以

昭區別俾開卷瞭如指掌彌彰

昭代禮樂文章之盛

一圖說應詳明也臣等謹案左圖右史紀載之體尚已此次增輯監志如敬一亭之奉

聖訓箭亭之習騎射以至六堂學舍嘉惠士林凡前志有未詳者悉經繪圖列說以彰

聖世作人之至意至我

高宗純皇帝肇建辟雍制度規模誠從古未有之盛舉允宜敬謹詳載以垂久遠

臨雍陳設典重喬皇億萬年

彝訓常新尤臣等所欽其實而願名其器者矣

一考證應精覈也溯查舊輯監志

高宗純皇帝欽定後編入四庫全書有志稽古者固應
手錄一編以供參攷矣惟是亥豕魯魚傳寫之
訛古今不免此次臣等督同總纂分纂各員悉
心校對有誤必勘有疑必考逐志詳加審定且
有前志書法未經畫一者亦擬一律辨理

一紀載應敘次也臣等此次增載監志

聖諭

天章謹擬分年編載以弁卷首至建

廟設學自古為昭分二志以括羣書之要

辟雍卽恭載於次典章文物炳焉興豐鎬同風其

禮樂之繫於

廟者次之官師祿廩之繫於學者次之金石經籍

藝文之繫於

廟學者又次之而以紀事綴聞為志餘終焉

國子監志總目

卷首一

聖諭

天章

卷首二

聖諭

天章

卷一

廟志一

廟志圖說

卷二

廟志二

建修

卷三

廟志三

祀位圖說

卷四

廟志四

祀位圖說

卷五

廟志五

祀位圖說

卷六

廟志六

祀位圖說

卷七

廟志七

國子監志

總目

二

祀位圖說

卷八

廟志八

祀位圖說

卷九

學志一

學制圖說

卷十

學志二

建修

卷十一

學志三

員額

卷十二

學志四

考校

卷十三

學志五

甄用

卷十四

學志六

鄉試

卷十五

學志七

五經博士

卷十六

學志八

算學

卷十七

學志九

勳廢

卷十八

學志十

外藩入學

卷十九

辟雍志一

辟雍圖說

卷二十

辟雍志二

辟雍圖說

卷二十一

辟雍志三

辟雍圖說

卷二十二

辟雍志四

建置

卷二十三

辟雍志五

視學

卷二十四

辟雍志六

臨雍

卷二十五

禮志一

親詣釋奠

卷二十六

禮志二

遣官釋奠事例

卷二十七

禮志三

釋奠

元明附

卷二十八

禮志四

釋菜

卷二十九

禮志五

釋褐

卷三十

禮志六

告祭

卷三十一

禮志七

獻功

卷三十二

禮志八

獻功

卷三十三

禮志九

祭品圖說

卷三十四

禮志十

祭器圖說

卷三十五

樂志一

樂制

卷三十六

樂志二

樂章

卷三十七

樂志三

律呂表

卷三十八

樂志四

舞節表

卷三十九

樂志五

樂器圖說

卷四十

樂志六

舞器圖說

卷四十一

官師志一

設官

卷四十二

官師志二

典守

卷四十三

官師志三

儀制

卷四十四

官師志四

銓除

卷四十五

官師志五

官師表

卷四十六

官師志六

官師表

卷四十七

官師志七

官師表 元明附

卷四十八

官師志八

官師表 元明附

卷四十九

祿康志一

恩賚

卷五十

祿廩志二

歲支

卷五十一

祿廩志三

俸秩

卷五十二

祿廩志四

康給

卷五十三

金石志一

欽頒葬器

卷五十四

金石志二

御碑

卷五十五

金石志三

御製說經文碑

卷五十六

金石志四

御製說經文碑

卷五十七

金石志五

御製說經文碑

卷五十八

金石志六

御製說經文碑

卷五十九

金石志七

御定石經

卷六十

金石志八

國朝石鼓

卷六十一

金石志九

周石鼓

卷六十二

金石志十

官師題名碑

元明附

卷六十三

金石志十一

進士題名碑

元明附

卷六十四

金石志十二

諸碑 歷代石刻附

卷六十五

經籍志一

賜書

卷六十六

經籍志二

書版

卷六十七

藝文志一

奏議

卷六十八

藝文志二

奏議

卷六十九

藝文志三

奏議

卷七十

藝文志四

奏議 元明附

卷七十一

藝文志五

應

制進冊

雍正二年

卷七十二

藝文志六

應

制進冊

雍正二年

卷七十三

藝文志七

應

制進冊

乾隆三年

卷七十四

藝文志八

應

制進冊

乾隆三年

卷七十五

藝文志九

應

制進冊

乾隆五十年

卷七十六

藝文志十

應

制進冊

乾隆五十年

卷七十七

藝文志十一

應

制進冊

嘉慶三年

卷七十八

藝文志十二

應

制進冊

嘉慶三年

卷七十九

藝文志十三

雜著

卷八十

藝文志十四

詩賦

卷八十一

志餘一

紀事

卷八十二

志餘二

綴聞

引用書目

附

國子監志卷首

聖諭

天章

臣等伏惟虞廷以六德教胄子。乃舜親命官之言。帝典洋洋其

聖諭之權輿乎。漢唐之君。非無兵告。意存藻飾。若夫章志貞教。定禮考成。錫敷言於儒林。暢淳風於聖

圃。

昭代之絲綸。規摹天地矣。恭讀

天章

列聖御集。褒崇訓示之篇。統舉

廟制監制。炳焉懿鑠。同耀黌宮。謹輯

聖諭

天章為卷首。

卷首一

聖諭

天章

世祖章皇帝

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奏請崇祀

先師。

諭禮部。

先師為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典。著該部查照一體飭行。

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請加

孔子謚號。

請禮部工部。

先師謚號。信宜尊崇。著羣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

該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時禮科給事中龔鼎孳亦言宜從若琳請。因復

諭禮部

孔廟謚號加稱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監科考訂僉同。准如議行。一應禮儀。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該部知道。

謹案

先師神位。至順治十四年。從給事中張文光請。仍稱至聖先師孔子。通行直省各學。

順治八年。

諭禮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其擇吉具儀以聞。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

順治九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

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資之以圖治。下學之以事君。爾等當嚴督諸生。盡心訓誨。諸生當敬奉師教。身體力行。教有成效。時維師長之功。學有實用。方盡弟子之職。如訓導不嚴。怠肆失學。爾師生俱難免咎。尚其

勉之

又

訓示生員曰。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除丁糧。厚以廩糈。設祭酒司業及廳堂各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為非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任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已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

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待問。毋妄行辨難。為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謹案

諭旨恭勒卧碑於太學門左。碑作元年。

聖祖仁皇帝

康熙六年

諭禮部。臨雍釋奠大典。禮儀理宜舉行。已有旨修理。

聖廟國學。俟完時。該部擇吉具奏。

康熙八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

聖人之道。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
善俗。莫能外也。朕纘承丕業。文治誕敷。景仰

先聖至德。今行辟雍釋奠之典。將以鼓舞人材。宣布教化。爾監臣當嚴督諸生。潛心肄業。諸生亦宜身體力行。朝夕勤勵。若學業成立。可裨實用。則教育有功。其或董率不嚴。荒乃職業。爾師生難辭厥咎。尚其勉之。毋忽。

康熙二十一年

諭大學士等。國子監乃國家養育人材之所。近聞司教之官。不將監生嚴加約束教誨。縱之遊戲。又其甚者。閒雜之徒。任行出入。竟以國子監為遊戲之地矣。爾

等傳諭祭酒司業等嚴行禁止。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

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兼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

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

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搦筆而為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

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

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莫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

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厯庭除。式觀禮器。濡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

聖為歸。百世而下。以

聖為師。非師。

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

御製四子贊
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復聖顏子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宗聖曾子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

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述聖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亞聖孟子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與聞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關。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御製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

之俊秀。皆入大學。蓋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
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
書禮樂以為之本。干戈羽籥以為之文。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
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為
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
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理而恥犯法。侯禔
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寢廢。博士之途寢繁。所
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游其中者。直以為

利祿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
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
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
以為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
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
為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教化而興起學校
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
其華。以內行為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為要。不屑
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

當也夫。

御製小學課士說

古者有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謂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班氏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作大學序。取班氏之說。書大傳之作。先儒以為出於漢儒之附會。理或然也。今以童稚之年。遽責以大學之事。其於古人為學之方。立教之序。亦大不侔矣。夫古者教學教耕之異。其人左右春秋之異。其地灑埽應對進退之詳。其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詳。其文雖其制猶可

考或有行於古難行於今者亦貴得其意而已故小學之法求其參酌至當者莫如朱子所輯一書蓋取古昔聖賢教人為學之言而參之以曲禮少儀內則之文與前言往行合以成編其內篇則所以培其根也其外篇則所以達其支也而其大義之所存則主於孝敬蓋敬者為學之要領所以該本末貫精粗徹上徹下之道也朕自沖齡即已披覽服習嘗以為學者苟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誠下學上達之功實與大學相為表裏不僅為初學佔畢課讀之書而已近代

以來。有司不以之校士。士子不以之誦習。簡帙雖存。束之高閣。朕每念於懷。於是特頒諭旨。著為令甲。俾天下士子。於經書制舉業之外。兼習是書。有司臨試。兼以命題課藝。庶幾天下學者。誦其言。習其行。敦其事。於日用居處。極其理於修己治人。近之盡乎人倫。精之通乎性命。靜以淑其身。動以措之。世人才盛。而風俗淳。端在是矣。

康熙二十五年。

諭大學士等。先賢先儒從祀位次。應視其道德為先後。

不可援師弟為定例其酌議奏聞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材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教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

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
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
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僞盈之氣。文章
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
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
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
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
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逃褫。扑濫
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

大典關繫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

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弗警。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竝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豫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謹案臣監勒碑敬一亭正中。

康熙四十一年

諭禮部訓飭士子文若令各府州縣學宮一體勒石恐有不產石州縣地方或致借端擾派俟國子監勒石後以搨本彙頒各省轉發所屬各學

康熙五十一年

諭國子監係培養人才之地宜潔已率屬必自正其身乃可為衆人之表帥

世宗憲皇帝

雍正元年

繪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

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

孔子之父叔梁公。宋真宗時追封啓聖公。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烝嘗。用申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時大學士等以應封公爵議上。又

諭禮部。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

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

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勅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今部議封公。上考歷代帝王。皆有尊崇之典。唐明皇封。

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

至聖文宣王。封。

孔子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

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啓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為。

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王公雖同屬尊。稱朕意以為王爵較尊。

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著詢問諸大臣。具奏時內閣禮部及諸大臣遵。

旨議

孔子五世俱封王爵。得

旨允行。

御製追封

孔子五世祖木金父公冊文

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自遠。舉千秋之曠典。蘋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絲綸式煥。緬維

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國。治維尚質。傳樸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謙和之家法。積功累行。聿宏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極生民之盛。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申景仰之誠。用議顯揚之制。特追封為肇聖王。錫之冊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人倫之宗。有開必先。竝膺素王之號。服茲嘉命。垂示

無窮。

御製追封

孔子高祖祈父公冊文

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思決儒宗。用廣尊崇之典。
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榮增洙泗。
緬維

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商宗。望隆宋國。姓分
公族。為孔氏之再傳。瑞啓聖人。逮

宣尼而間出。溯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

於一人。實教尊而功溥。朕羹牆

至聖。寤寐前徽。思敬禮之加隆。必思綸之及遠。特追封為裕聖王。錫之冊命。於戲。衮衣端冕。視躬桓蒲。穀而彌尊。春禴秋嘗。與兔繹龜蒙而竝久。膺茲寵命。永荷鴻庥。

御製追封

孔子曾祖防叔公冊文

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所自。備顯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五瑞。緬維

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潛德
彌彰守高會之矩矱詒謀自遠蘊詩禮之淵源聿開
天縱之能四科立教爰啓時中之聖一貫傳心朕寶
位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刑而景仰加名號以褒崇特
追封為詒聖王錫之冊命於戲俎豆常新峻秩共尼
山竝峙絲綸誕育恩光與泗水長流永荷寵嘉昭垂
無斁

御製追封

孔子祖伯夏公冊文

化民善俗。道首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祖德。閱再傳而誕聖。垂裕貽謀。超五等而加封。創興盛典。緬維

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禮守義之邦。漸摩既久。奉宗聖尊賢之訓。牖迪尤深。集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教。克昌厥後。遂開萬世之蒙。朕寶厯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自。念顯號之宜加。特追封為昌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湖尼山之世澤。茂績丕昭。崇闕里之家聲。斯文益振。服茲嘉命。永示光

榮。

御製追封

孔子父叔梁公冊文

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不匱。惟誕生夫睿質。遂永樹乎師模。用賁徽章。特申峻秩。緬維

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鄒邑。秉姿勇毅。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感殊祥於闕里。兆啓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運鍾至聖。粵從前

代顯贈上公。茲當繼緒之初。更議推恩之典。特追封為啓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澤惟裕後。章宏作述之規。善則歸親。宜極尊崇之禮。儀型如在。嘉命是承。

雍正二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

聖人之道。昭揭日月。彌綸天地。萬世帝王。下逮公卿士庶。罔不仰遵成憲。率由教言。我國家尊崇

至聖。遠邁前代。朕纘承大統。古訓是學。惟日孜孜。茲雍正二年三月朔日。親詣辟雍。祇謁

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思以鼓勵羣英。丕隆文治。爾監臣宜嚴督諸生。善為導誘。爾諸生亦當殫心肄業。實踐躬行。秉端方以立身。敦忠孝以興誼。勿營奔競。勿事浮華。文必貴乎明經。學務期乎濟世。俾品成詣。進以副朕教育至意。此爾多士之休。亦惟爾監臣董率之功也。慎勿怠荒職業。以貽爾羞。諸師生其共勉之。故諭。

又

諭禮部等衙門。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厲澤宮。為

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

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園橋之觀聽也。惟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祔享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祔享者。竝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宗報。均闡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時九卿等議復林放等十一人從祀。又

諭九卿等先儒從祀

天章

文廟關繫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醇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

奏。時九卿遵議止復祀林放等六人。請為定制。又諭禮部等衙門。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九卿詳議。今諸臣參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議行。

御製

文廟增定從祀告祭文

道崇前聖。尊萬世之師資。緒啓後賢。備千秋之祀典。虔將蘋藻。聿告几筵。惟

先師孔子。德配乾坤。心傳堯舜。文垂六籍。揭大義以

昭明教設四科育英才而蔚盛雖微言漸遠難窺達
天盡性之功而正脈相承不乏入室升堂之彥朕紹
登寶位親詣辟雍爰因釋奠之時更切崇儒之念特
頒諭旨博訪廷臣考自有周逮於昭代凡在傳經之
哲咸躋從祀之班茲卜良辰以林放等二十六人新
造牌位安奉兩廡以張載之父張迪新造牌位安奉
宗聖祠於戲闡揚經術長歆俎豆之馨廣厲學宮益
篤羹牆之慕仰惟

聖鑒格享苾芬。

雍正三年。

諭內閣九卿。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為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况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

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為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

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時部臣議迴避

聖諱。凡遇姓氏俱加偏旁為邱字。地名則更易他名。至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卍字又

諭禮部等衙門。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卍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竝加卍為

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尸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

雍正五年。

諭內閣。三月十八日為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止屠宰。今應永遠遵行。

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八月二十七日為

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思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於

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為比擬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時大學士等遵議。請永著為令。

詔從之。

又

諭禮部。朕視天下萬民。皆為一體。况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

屬之意。愛養培護。即如自厚其身。此皆出於中心之自然。豈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叨荷特恩。合詞陳謝。是尚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為篤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尚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為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己端方。則通籍於朝。必能為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

之選。即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為衆人之坊表。故士習既端。而人心尚有不正。風俗尚有不淳者。無是理也。爾等既感朕恩。即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為國家所倚賴。如此方為實心報効。不在感恩奏謝之儀文也。

謹案是年會試舉人叨荷

特恩。合詞陳謝。恭奉

聖諭。嗣於乾隆四十四年。奉

旨立石。臣監在奠倫堂東講堂正中。謹錄如右。

又

諭禮部。朕惟

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

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心以正。風俗以端。若無

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

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

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網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

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

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為君者不知尊崇。

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

孔子之道之大。而

孔子之功之隆也。

御製

先師孔子誕辰告祭文

全聲玉振。開宇宙之文明。日角珠庭。垂聖神之儀範。
肅敷筵几。聿薦藻蘋。仰惟

先師孔子。學綜圖疇。統承堯舜。道超萬類。喻海河泰
岳之崇深。德服羣賢。比江漢秋陽之皎潔。溫良恭讓
之度。邦國共欽。齋莊中正之容。簡編備載。新營廟貌。
虔製俎樽。竭誠敬之心思。極尊嚴之規制。乃者歲逢
庚戌。序屬仲秋。上溯周朝。近當今日。推之長歷。即尼
山降誕之時。卜以良辰。是闕里增輝之會。用稽徽典。

適協貞符。於戲棟宇恢闔。已慶雲霞之紉縵。堂楹端
儼。重瞻日月之光華。
神鑒孔昭。必芬歆享。

國子監志卷首二

聖諭

天章

高宗純皇帝

御製四賢贊 并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為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會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已復禮之說。會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

禹之相授受。負乎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為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開聖道。而養氣之論。為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為百代之楷模。因各條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

復聖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

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

宗聖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曾友輔仁。任道重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述聖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會傳孟。誠身是力。春茲後學。

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
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亞聖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
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為我兼愛。黃鼓樹幟。魯連高風。
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
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
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
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
功在天地。

乾隆三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仰惟我朝

列祖。以聖人之道治天下。用開太平洪業。

聖祖

世宗。重道隆

師。超越百代。作人造士。化洽寰區。朕嗣守丕基。勤求
至道。思所以廣勵學宮。祇紹

前烈。越乾隆三年三月二日。親詣辟廱。釋奠於

先師孔子。升堂進講。嘉與諸生。闡明聖教之本原。帝

治之盛軌。夫端教術育賢才。厥惟師儒之功。正身心脩德業。以為國家之用。諸生其可弗勉哉。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放勳曰。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我

祖宗教澤涵濡。薰陶長養。百年於茲。正學昭明。揭若日月。爾監臣欽承至訓。振作而鼓舞之。罔有怠斁。諸生率乃攸行。敦本務實。希賢希聖。夙夜罔愆。俾國家文治光裕於億萬年。懋哉懋哉。特諭。

乾隆五年

訓飭太學士子及司訓等官。成均課士之道。惟貴躬行實踐。不在多立科條。如徒視為具文。雖再增條款。又復何補。是惟在國子諸生。自知黽勉。則古稱先務期明體達用之儒。勿役役於祿位功名之念。而司訓課之責者。又復善為誘掖。切加勸懲。則辟靡鐘鼓教化聿興。而珪璋特達之士。亦從此輩出矣。

又

諭內閣。士為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

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為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為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

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情遊而不知返。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為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為己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闡然自脩。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

章聲譽之能奪志哉。况即為科舉亦無碍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我所見。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為己之學。誠能為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為聖賢而有餘。不能為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偽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為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

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為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為學者知所以學。

謹案 巨 監恭刊

宸翰。在南學率性堂講堂正中。

乾隆十二年

諭內閣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閻若璩

孔廟從祀未議十一條朕初加披閱大概多前人所已經議及非有卓然至當不易之論有裨典制必當見之施行者即如議樂舞宜用八佾筵豆宜用十二一條其意謂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夫孔子道德高厚與天地參即備天子禮樂以奉之亦未足以昭崇報我朝

列聖隆禮致敬於

先師至矣盡矣而樂舞仍用六佾非略而未講也朕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顧以

孔子所非者祀

孔子。是得為敬

孔子乎。在他人則議之。在已則受之。於聖人之心安乎。謂

孔子生未嘗為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

孔子於世家。不過文人翻新立說。豈足據為定論。且天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敦敘彝倫。實能行聖道。以

端治理明聖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一人不與被聖人之澤至於樂舞之儀文籩豆之度數其末節耳而以此為尊師首務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稱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凌躐宜請釐正一條兩廡從祀諸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逞臆斷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漢臣議禮為聚訟之譏良有以也阮學浩所信者閻若璩之說而閻若璩此條如何釐正若者宜先若者宜後在閻若璩

即無定論。况

孔廟祀典。於雍正二年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廷臣集議。所有應增祀復祀之先賢先儒。已經一一釐正。閻若璩所謂西多於東者。蓋未釐正以前之舊。今定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無凌躐。現載大清會典。閻若璩固未及見。阮學浩何備官而亦未之聞耶。祀典關係重大。若祇憑其私心淺見。率議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西。成何政體。以朕觀之。此二條即不可施行。

是以明切曉諭。令衆知之。其餘各條。或有應議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

乾隆十八年。

諭內閣。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因朝臣與諸王交接往來。曾經降旨訓諭。深戒黨援。用以防微杜漸。垂示方冊。最為深切著明。所當永遠恪守。朕臨御以來。意諸王大臣自必凜遵。

聖訓。慎持防檢。是以未經特頒諭旨。乃諸王中一二節。

違者竟有招納之事。而大臣中有在王府往來者。如此因循則

皇考整飭風俗。防弊遏邪之苦心。及朕而即弛。朕甚懼焉。且如旗員素隸各王門下者。本自不禁。其非本門及漢大臣。則全無交涉。設有政務。何妨公言朝省。奚僕僕私謁為耶。歲時投刺。即為促膝密談之端。形迹未絕。保無掣肘顯為之事。且其意將此為榮耶。抑別有所為耶。甚無謂也。日久漸忘。人或藉口。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門。各錄朕此旨。一通於壁。庶諸臣觸目

警心。遠嫌自重。其或再犯。被人糾叅。朕將執法從事。毋謂不教。

謹案

臣監恭錄敬聽東廂中前楹。

乾隆四十四年。

諭內閣。近來凡有諭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所擬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

知。其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牽綴為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京師。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憚於學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朕因繫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即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

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為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淳耀。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為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為好。小慚者謂之小好。大

慚者即以為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尚思迴狂瀾於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為宗。朕曾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為怪。讀書人於此理尚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祇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勒襲捋撻。效

其浮詞而全無猜義。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為揣摩。試官即以是為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即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開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卷。亦當嚴為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概擯不錄。庶幾共知謹凜。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心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

學政及繕書房理藩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楯。俾皆觸目驚心。欽承勿怠。并諭中外知之。

謹案臣監恭錄敬懸南學辰廳中楹。清漢文。

乾隆四十九年。

諭內閣。朕恭閱

皇祖實錄。康熙四十二年。

南巡迴蹕。河工告成。特頒

恩詔。今國家重熙累洽。承平百四十餘年。朕寅紹丕基。

祇承

世德。御宇五十年以來。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仰荷

天眷。壽逾古稀。五世元孫一堂。衍慶明年正月初六日。

繩

祖武之丕休。舉者筵之盛典。又以辟廱肇建於上。丁釋奠禮成後。親臨講學。所以引年敷教者。既隆且備。允宜嘉與中外臣民。普沛恩施。用昭敷錫。著於乾隆五十年元旦。特頒恩詔。所有詔內條款。著大學士軍機大臣詳悉開列具奏。

御製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戊戌年為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踏駁而勒之新建
辟靡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
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
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
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
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
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為不可於
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
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

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資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竝勒辟廡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不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不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夫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
為戒。且為廷玉惜之。

謹案

御製說碑。在

辟廂前東西碑亭。清漢文。

御題議。在東清文碑之左旁。

御製千叟宴詩

抽祕無須更駢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陛髫垂

日。

皇祖於壬寅歲舉行千叟宴。嘗從古未有之曠典。維時興安王大臣。命諸皇子

賜鵝以

示慈惠至意。未及歲之皇子皇孫

并命侍立觀禮。于時年甫十二。躬逢 嘉會。親見

者筵慶錫。龍光燕譽之隆。訝至當軒手賜年。 今歲乙巳。朕御

閱今乙巳。凡六十四年矣。 皇祖盛典於新正月初六日再

舉千叟宴禮。昇有年屆九十。及一品大臣以上皆召

至御筵前。手賜之觴。以昭 君酢臣酌九重會。

天恩國慶。酬酢一堂之盛。 天恩國慶萬春延。祖孫兩舉千叟宴。史策饒他莫并肩。

謹案

辟廡

寶座五峯屏後正中恭懸

御製詩屏謹錄如右

乾隆六十年

諭內閣本年為朕臨御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

文廟釋奠禮成。茲閱視辟廱新刊石經。瞻仰宮牆。彌深景慕。自惟沖齡肄學。服膺

聖教。迄今八袞開五。猶日孜孜。誨學無倦。舉凡行政念典。悉皆得自心傳。今晨辟廱展敬。祇肅躬親。風日暄和。典禮咸備。景仰之誠。

先師靈爽式憑自必默垂鑒佑當茲邇運增隆慶臻
耆壽莫非仰邀

錫貺允宜施恩黌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所有各直
省歲試入學名數著交該部查照向例分別廣額其
太學肄業諸生竝著加恩免其坐監一月用示重道
崇儒壽世作人至意

仁宗睿皇帝

嘉慶五年

諭內閣三載考績始自唐虞至今日則為京察用人之

典至要。而選士之方。必推氣節。未有阿諛詔媚之徒。而能有廉明之政者也。近年以來。六部堂官所拔識之司員。大率以迎合己意者為晚事之人。以執稿剖辨者為不晚事之輩。以每日偃謁卑詞巧捷者為勤慎。以在司坐辨口齒木訥為迂拙。遂至趨承卑鄙。乞憐昏夜。白晝驕人。仕路頹風。幾不可問。氣節消磨殆盡。成何政體耶。近日堂司各官。雖比前稍知檢束。奔競之風。恐未能盡改。總由積習相沿。狂瀾難返。朕思轉移風氣之方。須立矜式觀摩之準。現已將屆京察。

之期各部均應慎重選舉詢謀僉同果有猷守兼優者自膺首薦餘則寧取資格較久謹愿樸實之員其少年澆薄才華發越者亦宜令其經練下屆再行保列則相觀益善更足以礪後起之俊黜華崇實於政治不無小補再京察之時尚書侍郎應各備一冊密識賢否公議之日再行同覽衆所獎許者拔之衆所屏棄者黜之以公心辦公事勿存絲毫私意問心無愧斯可對君核辦之時不准司官書吏家人在旁窺探亦不准預為洩露邀譽市恩此旨著通行曉諭各

錄一通懸於公署。朝夕觀覽。觸目警心。以副朕循名責實務得真才之至意。

謹案臣監恭錄敬懸東廂中楹。

嘉慶八年。

勅諭國子監等官。我國家

列聖重光。以典學親

師為首務。羣士霑濡

化雨。泱泱淪肌。朕紹承

大烈。嘉慶三年。即舉臨雍之典。八年於茲。兢兢業業。不

敢祈夕愆忘。今仰荷

天章

洪慈。武功歲事。文教宜修。首善之地。尤加意焉。夫學以明倫為本。士以喻義為先。倫不修而以文。貢飾義不明而以利計私。何以為士子之倡乎。學校之科條。非不燦然。顧或於倫物不躬行。則三德六行。皆空華矣。或於利義不明辨。則服古入官。皆市道矣。爾監臣可不孜孜以是道。其國子爾多士。可不汲汲以是臻於高明。毋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毋以為陳言而不求切已。朕所厚望於臣工庶士。滌濯其心。誠勤無懈。以

培植賢才。為國楨幹焉。各宜交勉。特諭。

嘉慶九年。御史五誠額奏。各部院衙門筆帖式。遇有題升保送各項差使。請先儘。

京察一等人員題升保送。

諭內閣。所奏是。京察為激揚大典。各部院堂官保送一
等筆帖式。自必將平日當差勤慎。繕譯通順者。遴選
保奏。引見後。除記名升用外。其未經記名。准列一等
加級。仍在原衙門行走者。遇有本衙門題升保送差
使。自應先儘升用。乃往往有將二等之員列入。而京

察一等之筆帖式。轉致向隅。若謂一等之員不稱遷擢。則從前京察時。何以名列薦剡。若謂二等中本有出色之員。理宜量為升用。則京察時。又何以不列入優等。辦理兩歧。殊未允協。此亦不獨筆帖式一項為然。嗣後各部院衙門題升保送之處。著先儘一等人員。如一等無人。或一等之員遇有事故。及始勤終怠者。方准以二等人員題升保送。該堂官不得意為高下。

御製八旗歲

皇清受

命撫有萬方。白山毓秀。闔門衍祥。

躬率子弟。基開瀋陽。八旗布列。有正有鐸。干城禦侮。勳紀旂常。

世祖入關。定鼎帝閭。爾田爾宅。月賜銀糧。不耕而食。不織而裳。百有餘歲。

祖

考澤洋。名臣勇將。佐治騰驥。賢才傑出。文修武揚。

列聖培養。治具畢張。惟予小子。遵守不遑。生齒日衆。開

有莠良書箴。誕告敬聽。毋忘國語。勤習騎射。必強尊君。孝父。警情戒狂。勿酣酒肆。勿入賭場。勿爭小忿。反致大傷。勿費銀米。債負難償。勿游狹邪。勿干憲章。乃祖乃父。世德流芳。胡為暴棄。甘蹈患殃。凡此數事。視若病瘍。分置都統。蓋臣賢王。殫心竭力。協恭贊匡。代予敷教。才智勿藏。衆擎易舉。共迪

前光。禦承

考。眷宵旰。自養期復。舊俗永保。無疆

謹案監臣等。於嘉慶十三年恭錄勒石。

嘉慶十五年。

諭吏部。向來分部行走人員。三年期滿。例應由各該堂官秉公考察。分別去留。原為覈實程材之道。經朕節次降旨。諄諄訓飭。乃近日各部院堂官。於學習人員報滿時。往往以該員等行走已歷三年。一經澄汰。未免缺望。遂爾概行保留。藉以沽名釣譽。殊不思各部院大臣經理政務。自應綜覈名實。以公事為重。各司員有分理庶事之責。總當視其人之才具。能否勝任。不可曲徇人情。多為遷就。且該員等甄別改用之後。

亦當有官可補。不至終於廢棄。又何所用其瞻顧耶。嗣後各該堂官。務於行走人員隨時留心察看。報滿時。應去應留。秉公覈實甄別。無涉冒濫。以副朕澄敘官方至意。

御製喜雨山房記

喜為七情之首。發而中節。斯能致中和之極焉。人君承

天立統。愛育蒸黎。誠能歲美入安。陰陽和風雨時。可喜在是。而必以兢兢業業為主。勤政不息為先也。雨澤

庶物化洽生成。五穀含滋。百昌蕃廡。萬民衣食之源。六氣絪縕之始。誠授時念徵之要也。我

皇考最重祈雨。創舉

常雩禮典。萬代遵行。

躬展

大雩。甘霖立沛。祈謝詩文見於

聖製集中者。不可數計也。予小子欽承

庭訓。念切閭閻。殫思雨為和衆之端倪。生物之根本。

上天資始乾元。

后土資生坤德。皆時雨之所敷。溉萬彙發育。誠可喜也。命名山房。久未作記。今歲自仲春至仲夏。十旬未沐甘膏。又兼畿南五府。河南四郡。山東兗曹一帶。均欠霑被。早象已深。憂莫大焉。敬舉

壇度祀

社稷靡神不舉。有求固應。予自知愆咎日深。抱憂日甚。敬遣守土之臣。虔詣

岱宗。代予申祝。感荷觸石而生。不崇朝而青齊被澤。禾黍播種。運河通順矣。序臨夏至。敬求

方澤。次日即沛渥膏。夜以繼晷。酣足深濃。京畿三輔。皆同浹洽。大田可植。久旱逢甘。誠可喜也。而畿南豫省。尚未普霑。是喜在近京。憂在遠郡。近京之萬姓。同喜甘膏。遠郡之羣黎。仍憂亢旱。而予之憂實不能解也。

奉

天治世。皆吾赤子。一夫不獲。一人之責。若耽目前之小喜。必貽日後之大憂。在臣民或有可喜之時。人君終鮮忘憂之日也。遇災而懼。災可為祥。念及蒸黎。實難膜視。近畿農功有望。實可喜也。自正定至開封。赤地

千里貧民嗷嗷待哺。雖蠲緩截漕。多方拯救。恐未能遍及。轉於溝壑者。不知凡幾矣。予奉

考命。撫有函夏。惟期雨暘時若。海宇乂安。一隅荒歉。心抱憂慚。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終無已時。而後天下之樂而樂。未知何日也。敬俟

天恩。普錫大有。農慶三登。澤敷九寓。福被蒼生。喜同臣庶。喜雨山房之額。名副其實矣。豈同蘇軾喜雨亭一郡之喜。遂欣然自作記乎。

謹案監臣鐵保於嘉慶十八年奉

勅書。勅石監中。

皇上

道光三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化民成俗。基於學校。興賢育德。責在師儒。矧夫成均首善之地。風勵天下。實始於茲。洪惟

列聖。稽古右文。二百年來。人材蔚起。粵我
皇祖。肇建辟廱。鼓鐘之風。有邁前代。逮我

皇考。武功既歲。文德誕敷。朕嗣位之三年。幸修茂典。爰

於二月上丁躬親釋奠。越六日癸丑臨雍講學。園橋觀聽。雲集景從。朕甚嘉焉。夫學有本原。士先器識。漸摩濡染。厥有由來。咨爾監臣。式茲多士。尚其端乃教術。正乃典型。毋即於華。毋鄰於固。入考出弟。擇友親師。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惟爾監臣。無曠厥職。欽哉。特諭。

御製

至聖廟古柏歌

夫子堂前柏樹古。蒼然天矯丹鳳舞。我來展拜仲春

時。靈根翠黛。心摩撫。千年益壽異天封。四時嘉蔭
起新甫。喬柯偃覆春復秋。霜皮磊落風還雨。晦霧
烟雲視奠鼎。踰歷星霜儕石鼓。青青不改有神功。
滋榮得所謝斤斧。分行屹屹樹豐碑。景仰

宣聖鴻文垂萬世師表

祖題額。孝弟忠信人倫基。昔年釋奠曾奉

命。今則講學禮攸宜。為人臣暨為人子。曲衷不遂空愴
之。凜承大位日兢惕。一勤莅政心孜孜。羨爾棟梁
之材堪予輔。堅貞秀拔起遐思。

原在藩邸時。屢奉

皇考命行

釋奠禮。今則躬親視學。親清陰而如新。念風光而忽異。惟有勤政任賢。仰承真訓。撫茲林滌之質。彌增堂構之思矣。

道光八年。

諭內閣。禮部遵旨將回疆底定。應行告功各典禮。查明具奏。朕釋奠。

先師孔子。著於明春舉行。至御製碑文勒石太學。著該衙門將碑石妥為預備。候旨頒發碑文。敬謹摹初。

道光九年。

御製己丑仲春上丁致祭

先師孔子行告功禮敬述

致齋拜謁告功時。典重欽惟

百世師。體用精微傳道統。天人模範啓來茲。同歸經

正義倫敘。一貫文成治法垂。

夫子堂中瞻禮器。止戈敷化凜深思。

謹案臣監敬謹遵懸彝倫堂

暖閣

御座旁。